

“亮剑”将军王近山的下放岁月(上) ◆ 万伯翱

虎落平阳

1963年隆冬腊月,朔风紧吹着中州大地。一辆疾驰的火车慢慢减低了速度,徐徐驶进京广线一个只停留几分钟的小站——漯河。车停稳后,一位五十左右的旅客在车门口略微停顿了一下,缓缓走下了扶梯。他看了看车站上稀稀落落的旅客,与前来接他的武装部的军人简单地打了个招呼,便随着家人一起乘着吉普车出了站。

一行人马,包括他十分年轻的“妻子”小黄(到了农场,当地组织部门才给他们补发了结婚证),还有他的一个刚牙牙学语、蹒跚迈步的女儿,也离开首都来到我当年所在的黄泛区农场。从此,我与王近山便结下难忘的情谊。

当时,我不过20来岁,是首都下放来的高中学生,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已成为农场园艺场一级园艺工人,月薪26元。父亲在信中知道我用第一月的薪水买了自己栽培的大红星苹果和金帅苹果捎到北京,特别高兴,亲笔给我回信,称赞我的劳动成果和自力更生精神,还说“每月工资26元,你也是农场的富裕人家呢!”

王近山一行人从首都出发坐6次特快在河南漯河小站下车,坐上农场派来的吉普车向着目的地前进。一路上,吉普车颠簸起伏,车里人的心绪也随之起伏如潮。将军出生在著名的将军之乡湖北红安县,八九岁就开始放牛,成了地主的小长工,15岁参军。这位刘邓麾下六纵司令员,二、三兵团副司令兼十二军军长,是令反动派军队闻风丧胆的二野名将。刘伯承元帅称他在作战中为“拼命三郎”“王疯子”,但如今,王近山是因为犯了“生活作风问题”错误而被贬职到这里来的,曾经叱咤战场的共和国将军,因为婚变而惊动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林彪也作出批示,虽被保留了军籍(大校军衔),却被开除了党籍,连降三级,发配到河南黄泛区我们知青下乡锻炼的农场任副场长。对于处分,将军心里并不怎么服气:“我也不过50的人呀!我犯了什么错误呢?也不过都是些生活问题,真可怕!老子除

开国中将王近山是曾经热播的电视剧《亮剑》中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之一,他屡建奇功,一生颇具传奇色彩,1963年他被“发配”河南农场。本文作者万伯翱,系国务院原常务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长子,当时亦在此地参加农垦劳动,见证了这位“亮剑”将军蛰伏农场的那段难忘岁月。

了打仗是本行,没做过更多工作,事到如今,组织上决定了,我服从,因为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从来未变过……”

场领导、军分区武装部和农场人武部长都派人来车站接他,乘两辆吉普车过漯河桥。虽然王近山出身赤贫,但解放后在部队、在北京大机关,那里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很有气派和气势的地方。刚一落脚,而且不知落到何时何月,看看四周这些纷乱景象还不时与从兰考和山区来讨饭吃的人擦肩而过,都是破衣烂衫,个个蓬头垢面,这真是从天上落到了地下,差异太大了,他不由感到无限惆怅而紧皱起了眉头。真是虎落平阳了。

共同务农

王近山的驻地(场部)离我们园艺场工人宿舍有两三里路。他战争中大腿小腿伤残了,不会骑自行车,更不愿麻烦司机开车下田,他总是早上起来,在小黄阿姨的陪伴下到地里。孩子小不能独自放在家里,有时小黄阿姨干脆带着小姐姐下地。他分管园艺场和场部,这也是组织上照顾他就近工作。那时他是想抓好生产的。比如别的作业站(全场共有九个农业作业站,也叫分场),冬天大抓土地平整、积肥保养农机具和修建水利设施,我所在的园艺场除了抓以上工作外,主要是趁果树休眠,



王近山在农场

开展果树的整形和果枝的修剪,要请各地的园艺技师和省果树科研所专家,在果园里边讲边动手舞锯进行示范操作。王近山总是和大家一样,清晨踏霜迎北风而来,一起参加劳动。如何去繁留精,保存能结果的枝条是个大学问,因此如何剪枝也是大家争论的一个问题。王近山在党委的地头会上的指示很有哲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这个刚刚从首都下来的知青又看书,又记笔记,又拿剪刀又动锯。老将军呢,一家人就在树下一个劲去听专家现场讲课。他用浓重的湖北腔不停地问在树上的我:“小万啊,你还是爬到树最上头,给我实际表演一个‘小平头’(一种去掉大树摘顶的剪法)。”一会儿他又冲着树枝上的我喊着:“小万呀,你再给我表演一个‘倒拉牛’(一种在细果枝上疏强留弱的剪法)。”后来园艺场上土生土长的河南职工们便总是一边修剪果枝一边学着他的湖北口音重复着这两句典型的话。

在将军家做客

在劳动之余到场部王近山场长家去访问和做客是我最愉快和最难忘的事情。

他的住房是一排青色瓦房中间的两间。有一次我见门虚掩着,就径直进去了,只见小黄阿姨正在给他贴膏药,几乎浑身上下都是

当时我们工人常使用的“伤湿止痛膏”。见我进来,他忙穿衣下地。我好奇地问:“王叔叔怎么贴这么多膏药呢?”小黄阿姨忙答道:“都是战争中负伤挂花留下的!”王笑着说:“我身上还有几块弹片没取出来呢!你看我的脖子后面就卡进一块!”怪不得他转头不方便。“您怎么负这么多伤?”“这算什么,在枪林弹雨中,我根本不怕死,反倒是马克思没有让我报到。同志啊,我周围多少战友被打得鲜血直流,被炸得血肉模糊啊!”

他在屋里一瘸一拐地踱着步,走到木床边停下来,掀开被子,只见一床旧的黄色褥子,他说:“别小看这床褥子,这是淮海战役时刘邓首长命令我六纵队牵住这头‘洋蛮牛’(指蒋介石兵团司令黄维,因留学西方故称之),刘伯承当时就对我讲:‘近山呀,你这个放牛娃今天又要重操旧业了。’”他完全忘记了这阴天造成的全身酸痛,坚挺着身躯,兴致勃勃地谈开了。

他接着说:“这只‘洋蛮牛’可有来头,这可是全副美式装备,配足编额的12万人马,黄维留学欧美,又是蒋介石的嫡系。我们六纵就是孤零零地迈开两腿向西牵引它。敌人走大道,我们路熟抄近道,有老乡和游击队支持,心里有底。我们六纵官兵就喜欢打硬仗打恶仗。素有‘小诸葛’‘常胜将军’之称的白崇禧,恨不得令黄维一口吞掉我六纵队这一眼中钉、肉中刺。他电令穷追不舍,力争全歼,直到我华野在徐州以东围歼黄百韬的七兵团,才猛然醒悟是中了了解放军放长线钓大鱼的金钩美饵之计了,但悔时晚矣。此时‘洋蛮牛’已被我们牵得晕头转向,逐渐进了刘邓和诸位将军的口袋了。后来蒋介石的十二兵团被我们全部彻底消灭了,活捉了兵团司令黄维。这床褥子就是黄维刚用不久就成了我军的战利品,后勤部说我腰受伤需保暖,分给我做纪念品,现在可派上用场了。”我像小学生一样聚精会神地听着,看着将军手舞足蹈的样子。我发现这位师长实际上很英俊:乌黑的头发,白皙而有些微微泛红的脸颊,一双剑眉透着英迈豪气,个头也不矮,完全可以说是一派儒将风度!

快递中国

——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

朱晓军 杨丽萍



34. 快递的命脉

赖梅松说:“开通省际班车,白天收件,晚上发车,第二天上午送到北京或广州等地的转运中心,下午就能送到客户的手里。省际班车还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华东区域内的运费每公斤3元钱,华东到华南、到华北的运费可控制在8元到10元,运费降下来了,快递费也随之下调,这样量就会冲上去。另外,省际班车开通后,过去依靠空运不能运的化妆品就可以接单了,我们中通竞争力就上去了。”

“三通一达”之所以能在快递市场上立足,一靠速度,二靠价格。

赖梅松认为,中通开通省际班车的条件已趋于成熟。开通省际班车的条件有二:一是拥有一定的业务量,这点中通还不具备,不过省际班车的开通将会刺激业务量的大幅度上升;二是转运中心要有足够的规模和实力。

转运中心,也叫分拣中心、集散中心和中转站,具有存储、分拣、集散和衔接作用。从快件揽收到送达的整个过程是靠众多的点与点的衔接完成的,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环节就是转运中心,不管快件走航空还是走铁路、公路都要经过转运中心。转运中心是快递公司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有人称之为快递的命脉。

联邦快递进入中国后,2003年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签订了“合作设立亚太快件转运中心框架协议”,联邦快递总投资额为1.5亿美元,白云机场方面投入近30亿元人民币,这包括滑行道、机坪、转运中心的场所区、征地改造等方面的投入,建成年吞吐量达60万到80万吨,分拣能力达到每小时2.4万件的转运中心。

美国联邦快递建转运中心,为何中方要投入几十亿?转运中心对拉动当地经济的作用非同小可,联邦快递在亚太地区建的第一家转运中心设在菲律宾苏比克湾,该中心通过

亚洲一日达网络连接了18个主要经济与金融中心。1995年,联邦快递亚太转运中心入驻时,苏比克湾地区的年产值为2000多万美元,到2001年已经增加至10亿美元。转运中心入驻还带动了40个国家的将近500家企业到苏比克湾落户。

联邦快递在世界各地拥有5万多个收件中心,员工近14万人,飞机638架,运输车4.3万,空运航线遍布全球,一天在215个国家运送的快递就高达310多万票,一年即11.2亿票。这时的申通一年只有1亿来票,中通还不到1000万票,而且运送的都是国内件,利润比纸还薄。若说联邦快递是深海巨鲸,“三通一达”也不过是水沟里的小龙虾,不可能有机场给他们投资建转运中心。

不过,“三通一达”农民快递虽然不及美国联邦快递专业,可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转运中心在网络建设上的重要战略意义,2004年,赖梅松已把转运中心列为中通的重点建设,他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何世海。

中通最早的转运中心分别在杭州、南京、无锡、宁波,不过这都不是总部的,有的是加盟商的,有的是总部与加盟商合资的。在20世纪90年代,申通的快件量少,有些困难还能克服,比如有几吨皮袋快件,让人坐长途汽车送过去,或给司机点儿小费,让他给捎过去也就罢了;快件的量上来了,十几个蛇皮袋子就装不下了,就得开通网络班车了。

中通一成立就开通上海到杭州,再到宁波的网络班车。杭州与宁波网点承担了分拣和中转作用,可是温州、台州、金华、丽水等地距离杭州上百公里,每天往返取件送件不仅辛苦,成本上也吃不消,这就需要选择合适地点建转运中心了。

何世海在申通建了几处转运中心,这事对他来说驾轻就熟。何世海建的最早的转运中心在嘉兴。申通总部的车把他送到一幢两层,脏不拉叽的小楼就走了。他独自一人楼上楼下视察一番,楼下那间有点儿空旷,适合作操作间;楼上那间吊着一盏黑不溜秋的小灯泡,灯下有一张破得不能再破的高低床,床上不要说席梦思,连张席子都没有,裸着一张硬邦邦的木板,这间可以做办公室和宿舍……

33. 新情况

“我要是当了警察,以后你犯事,我包着。”熊剑飞道,既严肃又诚恳。余罪蓦地笑了,出声问着:“你的意思是,你确定自己能当了。”

这话问的,真问到熊剑飞的心坎上了。他为难地撇撇嘴巴,成与不成,自己可说不准了。用眼光征询余罪时,余罪也为难地笑笑,他也同样说不准,许平秋把一群队员全部扔在滨海,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余罪猜测过很多次,想了解一下各人的特性?想知道各人的能力?还是想让选中的人员了解世情,尽快进入角色?都有可能。可现在的问题是,像他们这样子,能进警察队伍吗?

“要咱们几个人里挑上一个,你的概率就非常大,最起码你一直在自食其力,而我们几个从一开始就没走正道。”余罪很诚恳道。他一直觉得就算被选上也未必是幸事,这个观点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可也一直羡慕像熊剑飞这号清白人家的孩子,可惜他也改变不了了。

熊剑飞想了想,喃喃道着:“其实我也憋屈,也想走偏门捞点的,可我不敢!我脑子没旁人好使,成绩也一般,好不容易才进了警校,一直也不突出。我老爹就盼着我能当个警察,能有份正当职业,不用再和他一样一辈子卖力气。”

“那就别客气了,明天睁开眼睛时别让我看到你,钱和身份证拿好。”余罪笑着道。他很理解,也很支持,他把钱和身份证放到了熊剑飞面前,熊剑飞想客气一下推拒,他知道余罪在为他着想,和这帮捞偏门的在一块,怕是回去要被质疑,可就这么走,又觉得心里不忍。余罪起身穿衣服时,熊剑飞紧张地问着去哪儿,不料余罪坏笑着道:“我去找个姐,你要一起来吗?”熊剑飞败退了,没敢附议。他直看着余罪从容起身,出了门,随即又看着桌上的钱和身份证发呆。

出门的余罪也在发呆,他踱到了个僻静角落,拨着电话,听着电话那头不耐烦的嘟囔,轻声说了句:“爸,你想我不?我就快回去了啊,训练?哎哟,我估计够呛,高手太多,我怕是根本选不上……”好在老爸对他的期待也不高,余罪放心了。放下电话时,他的脸上

洋溢着一种幸福的笑容,也许是正憧憬着自己被淘汰后回到泰阳那幸福的生活。

这一日过去后,让家里那群“奶爸”奇怪的是,已经结伙的五位突然少了一位,剩下的那几位也分开了,看着监控的显示又让杜立才领悟出了一个新情况,几个人所处的方位分散在滨海的各个名胜景点,一天换一个地方,追踪根本来不及。这个新情况他琢磨了好久才明白:这群家伙,正在玩呢。

“老大,快来,我被人砍了!”一个孩子嚷着。

“老大,帮帮忙,我的血快没咧!”另一个孩子嚷着。

在零乱的网吧里这声音并不显得突出,说话的两位学生装束,脸上一脸稚嫩,离他们不远挂着一个标牌——“未满十八岁禁止入内”。

他们一嚷,老大奔出来了,帅帅的小伙子,挽着袖子,义愤填膺道:“哪个队的?居然欺负我兄弟!”

说干就干,小伙子接过学生的鼠标,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击,耳麦里一阵砍杀声,看得那两学生两眼放光,神情激动,心道老大真是无所不能,不但代做家庭作业,而且代玩游戏都这么在行。

老大不是别人,正是脱胎换骨的骆家龙。他喝着饮料,点了支烟,教着两个屁孩怎么玩,对于学编程的,游戏里开后门加外挂就像当年翻墙一样,那是手到擒来,一拨孩子早被他征服得五体投地了。

“小骆,20号死机,看看去。”网吧的老板叫着,他年龄不大,和骆家龙相仿。骆家龙应了声,安抚着几个“小雇主”,奔向前几排找到20号机,娴熟地点着键盘鼠标,发现硬件故障后,拆了机盖,叫着网管递工具。

网吧的小老板看着机器人一般忙碌的骆家龙可高兴了,自从这人被一群初中生雇到自己的网吧玩游戏,吃住睡觉都在网吧,他无意看到这人的能力觉得不凡,尝试着让他试试代练,可谁知道发现宝了,这家伙改过的外挂比花钱买的还实用,而且那十根手指比机械手还灵,以前的废旧机器被他一拼装,居然能用。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

常书欣

